



新片放眼看

□倪自放

如果说梁朝伟和王一博是电影《无名》的营销外壳，中国最具个性的商业片导演程耳执导的这部电影，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部优秀的新主流大片：其一，是主旋律题材，充满正能量；其二，贴近大众文化性，故事性、戏剧冲突性强。即主流题材和个体表达得到了相对完美的融合。

对于一部中文电影而言，中文片名有时会比较有诗意，或者不够直白，英文译名或许能直指影片的内涵。电影《无名》的英文片名《Hidden Blade》，直译过来为“暗刃”，引申为“潜伏者”，在影片中，这个“潜伏者”不仅指王一博最后的形象，更是指一系列为革命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从影片的内容看，《无名》选择的是一个主流的题材。影片通过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奋斗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科，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过程的再现，表现了在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党的秘密战线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不可取代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科在上海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策反敌人，获取情报，诛杀汉奸，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

作为一部商业类型大片，好看是《无名》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影

片在人物和叙事方面足够令观众信服。影片故事底蕴深厚，剧情悬念丛生。作为一部非典型叙事影片，顺序、倒序、插叙不断叠加，《无名》像一个套盒，里面每个人物身上都有自己的一个完整背景和故事，电影都把他们折叠了，只留了线头，只要你去拉开，就是一个个人生，这些故事放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的众生相。

一个个的人生故事里，排列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除了梁朝伟和王一博饰演的何先生、叶先生，周迅饰演的陈小姐在乱世中对理想信念及爱情伴侣的坚守，令观众们感动不已；黄磊饰演的张先生展现出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与选择，也引人深思；张婧仪饰演的方小姐，直至牺牲也不知真相，影片中令人意难平的角色实在太多。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程耳导演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此前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2016年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以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黑帮为背景创作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得到的评价比较多，有的称这是一部个性突出的作者电影，有的称这是一首忧伤的诗歌，也有评价称这是一部恶趣味、重口味黑帮传记。个人表达一直是程耳最为重要的标签，程耳为自己电影的定位是“有艺术追求的商业片”。得到多样化评价的《无名》，同样也有非常程耳式的个人表达。像《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无名》的时间线是不断穿插的，影片的色调

是程耳惯常的暗黑风格，暗夜里车灯视野中的凶杀也同《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与《罗曼蒂克消亡史》稍微不同的是，因为程耳式剪辑的缘故，每个悬疑味道浓厚的谈话进行到关键处就戛然而止，这所有的悬疑直到最后才一一解开，每个“潜伏者”都有向死而生的悲壮。

即使是如此的个性化，《无名》仍是一部优秀的主流大片，从形式到内容，《无名》都是过去十多年中新主流大片发展的新尝试。

早在2010年，本报记者在相关评论中就提出了“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提出的契机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上映。2010年7月14日本报刊发“新片放眼看”专栏评论《中国新主流电影的诞生》，明确提出，《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为中国的新主流电影确立了样板：表达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艺术水准在高位上，有观众的认可和不错的票房。”这篇评论指出，“《唐山大地震》用商业大片的做法（保证好看），用一个家庭的亲情史诗（个体性），叙述了一个民族的公共伤痛（历史性），在历史性和个体性的阐述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这是大手笔的做法，也标志着中国新主流电影的诞生。”

如果将《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唐山大地震》作为新主流大片或新主流电影的尝试，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上，中国新主流大片还是呈现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其一，带有“异域奇观”表述特点的新主流大片，比如《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其二，经典叙事新表达的新主流大片，比如《长津湖》系列；其三，个体价值与国家使命充分融合的新主流大片，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中国机长》《攀登者》《夺冠》等。

十余年来，新主流电影、新主流大片本身的表达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多元化发展，表达形式也越来越丰富。

总体来说，个体价值与国家使命充分融合的新主流大片的名录里，《无名》是最新的一页，并且体现了与上述主流大片相比更具探索性的艺术表达形式。

（作者系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的导演郑保瑞在一次访谈中对港片断崖式的衰退深表痛心，连连吐槽：香港电影没有进步是事实，香港电影已经几乎没有了工业，每次拍片都求人帮忙，拍戏片酬很低，变成了兴趣班的存在。

从导演到演员，自然会向片酬高的地方流，成熟的电影工业化训练出来的电影人，需要更大的资金、市场和受众。“从工业的宏观角度讲，纯正的港产片十年前就已经死了。”这是数年前著名导演陈可辛在香港电影节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港片成熟的创意团队已转变为合拍片的主力，陈可辛是合拍片的先锋，其执导的《亲爱的》《夺冠》完全是中国内地题材的影片。除了陈可辛，之前的港片大导演杜琪峰、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目前都是合拍片常客。

毋庸置疑，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探讨和挣扎，港片的风格变得模糊起来，周星驰拍的《美人鱼》，虽然充斥着无厘头，但和他之前的《大话西游》《喜剧之王》《功夫》等有着很明显的辨识度，《美人鱼》华丽的视觉冲击，昂贵的特效，都有别于小、快、省的港片特色。王家卫的慢和迷离，被物以稀为贵地神话，有的港片导演试图模仿他的调调，但即使使用了梁朝伟，观众也不买账，据说《风再起时》梁朝伟的片酬达到8位数，同时，王家卫在上海已经拍了快三年《繁花》了。

港片的娱乐性和观赏性，缔造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坚守本土特色是电影人的浪漫，梁朝伟、郭富城撑不起《风再起时》，是因为还有很多观众像我一样，喜欢去电影院看一场《岁月神偷》。

梁朝伟郭富城撑不起《风再起时》



回忆了一下我看的最后一部港片，是任达华主演的《岁月神偷》，我想当时选择看这样一部港片，是一种年少时对于港片的朦胧痴迷，没有很多的煽情，却有着深入骨髓的触动。记忆最深的是任达华粗糙的手，他扮演的罗先生做得一手好鞋，仅能养家糊口，他和为人辛辣的罗太太（吴君如饰）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品学兼优，是全家人的希望，二儿子天性顽劣，大儿子喜欢的女孩移民离开，二儿子闯祸要家人负责。

这是我记忆中熟悉的香港类型片，充满着人情的冷暖，让人很容易回忆起小时候的露天电影，比如记忆非常深刻的《巴士奇遇结良缘》，里面有生活的喜悦和港味的市井。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损友”系列，看得很开心。每个人都能在港片中找到自己的菜，喜欢喜剧的看周星驰的无厘头系列，喜欢武侠的看方世玉系列，喜欢动作的看成龙系列，喜欢帅气的看周润发的《英雄本色》，港片像一棵大树，长出了很多优秀的演员，这些演员至今活跃着，吃着港片的红利，却难再现往日的辉煌。

有人说，《风再起时》是旧瓶装新酒，每一个新锐香港导演都在试图拍出新口味的港片，翁子光一方面模仿王家卫的迷离、舒缓、浓郁光影的风格，一方面迷恋黑暗，挖掘人性的风格，一方面着力大时代的动荡，一方面表现梁朝伟、郭富城、杜鹃的三角恋将大格局瓦解。这部影片，很明显地诠释着港片当下的迷茫和瓶颈，向前一步，回头望望，好像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

曾拍过《西游记》《杀破狼2》

天天娱评

□张莹

“梁朝伟、郭富城大银幕首度合作，刺激枪战、权谋博弈、情爱相争”，《风再起时》可谓把港片票房大卖的元素集齐了，刚刚过去的春节档大蛋糕，这部电影只是浅浅咬了一小口。

《风再起时》讲述四大探长的故事。这个题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片开始，从未缺席。《五亿探长雷洛传》《跛豪》《金钱帝国》《追龙》《追虎擒龙》，香港导演们很爱雷洛、跛豪，这次的《风再起时》请来了梁朝伟，自然票房元素满满。

据称，这部电影最早叫《全球通缉令》，感觉这个名字更符合传统港片关于权力、金钱、欲望、风起云涌的故事题材。上世纪中叶战火纷飞、混乱无序，磊乐、江南、严洪、肥佬“四大探长”联手制衡各方势力，四个人呼风唤雨，纵横江湖。然而就像《全球通缉令》改成了很文艺的片名《风再起时》，这部电影雄发家史拍成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用足了梁朝伟的深情和郭富城的雄性，已经不像一部纯粹的香港类型片。

《风再起时》上映后，并没有预期那么热，观众也不怎么买账，甚而有业内人士预测这部电影2亿元投资的影片，票房可能会止步于5000万元。

港片不再吸引观众了？你看的最后一部港片是什么？我使劲